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恆言 第十九卷 白玉孃忍苦成夫

兩眼乾坤舊恨，一腔今古閒愁。隋宮吳苑舊風流，寂寞斜陽渡口。興到豪吟百首，醉餘憑弔千秋。 神仙迂怪總虛浮，只有綱常不朽。

這首《西江月》詞，是勸人力行仁義，扶植綱常。從古以來富貴空花，榮華泡影，只有那忠臣孝子，義夫節婦，名傳萬古。隨你負擔小人，聞之起敬。

今日且說義夫節婦：如宋弘不棄糟糠，羅敷不從使君，此一輩豈不是扶植綱常的？又如王允欲娶高門，預逐其婦；買臣室達太晚，見棄於妻，那一輩豈不是敗壞綱常的？真個是人心不同，涇渭各別。有詩為證：

王允棄妻名遂損，買臣離婦志堪悲。
夫妻本是鴛鴦鳥，一對棲時一對飛。

話中單表宋末時，一個丈夫姓程，雙名萬里，表字鵬舉，本貫彭城人氏。父親程文業，官拜尚書。萬里□六歲時，椿萱俱喪，□九歲以父蔭補國子生員。生得人材魁岸，志略非凡。性好讀書，兼習弓馬。聞得元兵日盛，深以為憂。曾獻戰、守、和三策，以直言觸忤時宰，恐其治罪，棄了童僕，單身潛地走出京都。卻又不敢回鄉，欲往江陵府，投奔京湖制置使馬光祖。未到漢口，傳說元將兀良哈歹統領精兵，長驅而入，勢如破竹。程萬里聞得這個消息，大吃一驚，遂不敢前行。躊躇之際，天色已晚，但見：

片片晚霞迎落日，行行倦鳥盼歸巢。

程萬里想道：「且尋宿店，打聽個實信，再作區處。」其夜，只聞得戶外行人，奔走不絕，卻都是上路逃難來的百姓，哭哭啼啼，耳不忍聞。程萬里已知元兵迫近，夜半便起身，趁眾同走。走到天明，方才省得忘記了包裹在客店中。來路已遠，卻又不好轉去取討，身邊又沒盤纏，腹中又餓，不免到村落中告乞一飯，又好掙扎路途。

約莫走半里遠近，忽然斜插裡一陣兵，直衝出來。程萬里見了，飛向側邊一個林子裡躲避。那支兵不是別人，乃是元朝元帥兀良哈歹部下萬戶張猛的游兵。前鋒哨探，見一個漢子，面目雄壯，又無包裹，躲向樹林中而去，料道必是個細作，追入林中，不管好歹，一索捆翻，解到張萬戶營中。

程萬里稱是避兵百姓，並非細作。張萬戶見他面貌雄壯，留為家丁。程萬里事出無奈，只得跟隨。每日間見元兵所過，殘滅如秋風掃葉，心中暗暗悲痛，正是：

寧為太平犬，莫作離亂人。

卻說張萬戶乃興元府人氏，有千斤膂力，武藝精通。昔年在鄉里間豪橫，守將知得他名頭，收在部下為偏裨之職。後來元兵犯境，殺了守將，叛歸元朝。元主以其有獻城之功，封為萬戶，撥在兀良哈歹部下為前部嚮導，屢立戰功。今番從軍日久，思想家裡，寫下一封家書，把那一路擄掠下金銀財寶，裝做一車，又將擄到人口男女，分做兩處，差帳前兩個將校，押送回家。

可憐程萬里遠離鄉土，隨著家人，一路啼啼哭哭，直至興元府，到了張萬戶家裡。將校把家書金銀，交割明白，又令那些男女，叩見了夫人。那夫人做人賢慧，就各撥一個房戶居住，每日差使伏侍。將校討了回書，自向軍前回覆去了。程萬里住在興元府，不覺又經年餘。

那時宋元兩朝講和，各自罷軍，將士寧家。張萬戶也回到家中，與夫人相見過了，合家奴僕，都來叩頭。程萬里也只得隨班行禮。

又過數日，張萬戶把擄來的男女，揀身材雄壯的留了幾個，其餘都轉賣與人。張萬戶喚家人來吩咐道：「汝等不幸生於亂離時世，遭此塗炭，或有父母妻子，料必死於亂軍之手。就是汝等，還喜得遇我，所以尚在。逢著別個，死去幾時了。今在此地，雖然是個異鄉，既為主僕，即如親人一般。今晚各配妻子與你們，可安心居住，勿生異心。後日帶到軍前，尋些功績，博個出身，一般富貴。若有他念，犯出事來，斷然不饒的。」家人都流淚叩頭道：「若得如此，乃老爹再生之恩，豈敢又生他念。」

當晚張萬戶就把那擄來的婦女，點了幾名。夫人又各賞幾件衣服。張萬戶與夫人同出堂前，眾婦女跟隨在後。堂中燈燭輝煌，眾人都叉手侍立兩傍。張萬戶一一喚來配合。眾人一齊叩首謝恩，各自領歸房戶。

且說程萬里配得一個女子，引到房中，掩上門兒，夫妻敘禮。程萬里仔細看那女子，年紀倒有□五六歲，生得□分美麗，不像個以下之人。怎見得？有《西江月》為證：

兩道眉彎新月，一雙眼注微波。青絲七尺挽盤螺，粉臉吹彈得破。
望日嫦娥盼夜，秋宵織女停梭。畫堂花燭聽歡呼，兀自含羞怯步。

程萬里得了一個美貌女子，心中歡喜，問道：「小娘子尊姓何名？可是從幼在宅中長大的麼？」那女子見問，沉吟未語，早落下兩行珠淚。程萬里把袖子與他拭了，問道：「娘子為何掉淚？」那女子道：「奴家本是重慶人氏，姓白，小字玉孃，父親白忠，官為統制。四川制置使余玠，調遣鎮守嘉定府。不意余制置身亡，元將兀良哈歹乘虛來攻。食盡兵疲，力不能支。破城之日，父親被擒，不屈而死。兀良哈歹怒我父守城抗拒，將妾一門抄戮。張萬戶憐妾幼小，幸得免誅，帶歸家中為婢，伏侍夫人，不意今日得配君子。不知君乃何方人氏，亦為所擄？」

程萬里見說亦是羈囚，觸動其心，不覺也流下淚來。把自己家鄉姓名，被擄情由，細細說與。兩下淒慘一場，卻已二鼓。夫妻解衣就枕。一夜恩情，□分美滿。明早，起身梳洗過了，雙雙叩謝張萬戶已畢，玉孃原到裡邊去了。程萬里感張萬戶之德，一切幹辦公事，加倍用心，甚得其歡。

其夜是第三夜了，程萬里獨坐房中，猛然想起功名未遂，流落異國，身為下賤，玷宗辱祖，可不忠孝兩虛！欲待乘間逃歸，又無方便，長嘆一聲，潸潸淚下。正在自悲自嘆之際，卻好玉孃自內而出。萬里慌忙拭淚相迎，容顏慘淡，餘涕尚存。玉孃是個聰明女子，見貌辨色，當下挑燈共坐，叩其不樂之故。萬里是個把細的人，倉卒之間，豈肯傾心吐膽。自古道：

夫妻且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。

當下強作笑容，只答應得一句道：「沒有甚事！」玉孃情知他有含糊隱匿之情，更不去問他。直至掩戶息燈，解衣就寢之後，方才低低啟齒，款款開言道：「程郎，妾有一言，日欲奉勸，未敢輕談。適見郎君有不樂之色，妾已猜其八九。郎君何用相瞞！」萬里道：「程某並無他意，娘子不必過疑。」

玉孃道：「妾觀郎君才品，必非久在人後者，何不覓便逃歸，圖個顯祖揚宗，卻甘心在此，為人奴僕，豈能得個出頭的日子！」程萬里見妻子說出恁般說話，老大驚訝，心中想道：「他是婦人女子，怎麼有此丈夫見識，道著我的心事？況且尋常人家，夫婦分別，還要多少留戀不捨。今成親三日，恩愛方才起頭，豈有反勸我還鄉之理？只怕還是張萬戶教他來試我。」便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我為亂兵所執，自分必死。幸得主人釋放，留為家丁，又以妻子配我，此恩天高地厚，未曾報得，豈可為此背恩忘義之事？汝勿多言！」玉孃見說，嘿然無語。程萬里愈疑是張萬戶試他。

到明早起身，程萬里思想：「張萬戶教他來試我，我今日偏要當面說破，固住了他的念頭，不來提防，好辦走路。」梳洗已過，請出張萬戶到廳上坐下，說道：「稟老爹，夜來妻子忽勸小人逃走。小人想來，當初被游兵捉住，蒙老爹救了性命，留作家丁，如今又配了妻子。這般恩德，未有寸報。況且小人父母已死，親戚又無，只此便是家了，還教小人逃到哪裡去？小人昨夜已把他埋怨一番。恐怕他自己情虛，反來造言累害小人，故此特稟知老爹。」

張萬戶聽了，心中大怒，即喚出玉孃罵道：「你這賤婢！當初你父抗拒天兵，兀良元帥要把你闔門盡斬，我可憐你年紀幼小，饒你性命，又恐為亂軍所殺，帶回來恩養長大，配個丈夫。你不思報效，反教丈夫背我，要你何用！」教左右快取家法來，吊起賤婢打一百皮鞭。那玉孃滿眼垂淚，啞口無言。眾人連忙去取索子家法，將玉孃一索捆翻。正是：

分明指與平川路，反把忠言當惡言。

程萬里在旁邊，見張萬戶發怒，要吊打妻子，心中懊悔道：「原來他是真心，倒是我害他了！」又不好過來討饒。

正在危急之際，恰好夫人聞得丈夫發怒，要打玉孃，急走出來救護。原來玉孃自到他家，因德性溫柔，舉止閑雅，且是女工中第一伶俐，夫人平昔極喜歡他的。名雖為婢，相待卻像親生一般，立心要把他嫁個好丈夫。因見程萬里人材出眾，後來必定有些好日，故此昨晚就配與為妻。今日見說要打他，不知因甚緣故，特地自己出來。見家人正待要動手，夫人止住，上前道：「相公因甚要吊打玉孃？」張萬戶把程萬里所說之事，告與夫人。

夫人叫過玉孃道：「我一向憐你幼小聰明，特揀個好丈夫配你，如何反教丈夫背主逃走？本不當救你便是，姑念初犯，與老爹討饒，下次再不可如此！」玉孃並不回言，但是流淚。夫人對張萬戶道：「相公，玉孃年紀甚小，不知世務，一時言語差誤，可看老身份上，姑恕這次罷。」張萬戶道：「既夫人討饒，且恕這賤婢。倘若再犯，二罪俱罰。」玉孃含淚叩謝而去。張萬戶喚過程萬里道：「你做人忠心，我自另眼看你。」程萬里滿口稱謝，走到外邊，心中又想道：「還是做下圈套來試我！若不是，怎麼這樣大怒要打一百，夫人剛開口討饒，便一下不打？況夫人在裡面，哪裡曉得這般快就出來護救？且喜昨夜不曾說別的言語還好。」

到了晚間，玉孃出來，見他雖然面帶憂容，卻沒有一毫怨恨意思。程萬里想道：「一發是試我了。」說話越加謹慎。

又過了三日，那晚，玉孃看了丈夫，上下只管相著，欲言不言，如此三四次，終是忍耐不住，又道：「妾以誠心告君，如何反告主人，幾遭箠打！幸得夫人救免。然細觀君才貌，必為大器，為何還不早圖去計？若戀戀於此，終作人奴，亦有何望！」程萬里見妻子又勸他逃走，心中愈疑道：「前日恁般嗔責，他豈不怕，又來說起？一定是張萬戶又教他來試我念頭果然決否。」也不回言，逕自收拾而臥。

到明早，程萬里又來稟知張萬戶。張萬戶聽了，暴躁如雷，連喊道：「這賤婢如此可恨，快拿來敲死了罷！」左右不敢怠緩，即向裡邊來喚，夫人見喚玉孃，料道又有甚事，不肯放將出來。張萬戶見夫人不肯放玉孃出來，轉加焦躁，卻又礙著夫人面皮，不好分催逼，暗想道：「這賤婢已有外心，不如打發他去罷。倘然夫妻日久恩深，被這賤婢哄熟，連這好人的心都要變了。」乃對程萬里道：「這賤婢兩次三番誘你逃歸，其心必有他念，料然不是為你。久後必被其害。待今晚出來，明早就教人引去賣了，別揀一個好的與你為妻。」

程萬里見說要賣他妻子，方才明白渾家果是一片真心，懊悔失言，便道：「老爹如今警戒兩番，下次諒必不敢。總再說，小人也斷然不聽。若把他賣了，只怕人說小人薄情，做親才六日，就把妻子來賣。」張萬戶道：「我做了主，誰敢說你！」道罷，逕望裡邊而去。夫人見丈夫進來，怒氣未息，恐還要責罰玉孃，連忙教閃過一邊，起身相迎，並不問起這事。張萬戶卻又怕夫人不捨得玉孃出去，也分毫不題。

且說程萬里見張萬戶決意要賣，心中不忍割捨，坐在房中暗泣。直到晚間，玉孃出來，對丈夫哭道：「妾以君為夫，故誠心相告，不想君反疑妾有異念，數告主人。主人性氣粗雄，必然懷恨。妾不知死所矣！然妾死不足惜，但君堂堂儀表，甘為下賤，不圖歸計為恨耳！」程萬里聽說，淚如雨下，道：「賢妻良言指迷，自恨一時錯見，疑主人使汝試我，故此告知，不想反累賢妻！」玉孃道：「君若肯聽妾言，雖死無恨。」程萬里見妻子恁般情真，又思明日就要分離，愈加痛泣，卻又不好對他說知，含淚而寢，直哭到四更時分。

玉孃見丈夫哭之不已，料必有甚事故，問道：「君如此悲慟，定是主人有害妾之意。何不直言？」程萬里料瞞不過，方道：「自恨不才，有負賢妻。明日主人將欲鬻汝，勢已不能挽回，故此傷痛！」玉孃聞言，悲泣不勝。兩個攬做一團，哽哽咽咽，卻又不敢放聲。天未明，即便起身梳洗。玉孃將所穿繡鞋一隻，與丈夫換了一隻舊履，道：「後日倘有見期，以此為證。萬一永別，妾抱此而死，有如同穴。」說罷，復相抱而泣，各將鞋子收藏。

到了天明，張萬戶坐在中堂，教人來喚。程萬里忍住眼淚，一齊來見。張萬戶道：「你這賤婢！我自幼撫你成人，有甚不好，屢教丈夫背主！本該一劍斬你便是。且看夫人分上，姑饒一死。你且到好處受用去罷。」叫過兩個家人吩咐道：「引他到牙婆人家去，不論身價，但要尋一下等人家，磨死不受人擡舉的這賤婢便了。」玉孃要求見夫人拜別，張萬戶不許。玉孃向張萬戶拜了兩拜，起來對著丈夫道聲：「保重。」含著眼淚，同兩個家人去了。程萬里腹中如割，無可奈何，送出大門而回。正是：

世上萬般哀苦事，無非死別與生離。

比及夫人知覺，玉孃已自出門去了。夫人曉得張萬戶情性，誠恐他害了玉孃性命。今日脫離虎口，倒也鬆他。

且說兩個家人，引玉孃到牙婆家中，恰好市上有個經紀人家，要討一婢，見玉孃生得端正，身價又輕，連忙兌出銀子，交與張萬戶家人，將玉孃領回家去不題。

且說程萬里自從妻子去後，轉思轉悔，每到晚間，走進房門，便覺慘傷，取出那兩隻鞋兒，在燈前把玩一回，嗚嗚的啼泣一回。哭夠多時，方才睡臥。次後訪問得，就賣在市上人家，幾遍要悄悄地再見一面，又恐被人覷破，報與張萬戶，反壞了自己大事，因此又不敢去。那張萬戶見他不聽妻子言語，信以為實，諸事委托，毫不提防。程萬里假意殷勤，愈加小心。張萬戶好不喜歡，又要把妻子配與。程萬里不願，道：「且慢著，候隨老爺到邊上去有些功績回來，尋個名門美眷，也與老爺爭氣。」

光陰迅速，不覺又過年餘。那時兀良哈歹在鄂州鎮守，值五□誕辰，張萬戶昔日是他麾下裨將，收拾了許多金珠寶玉，思量要差一個能幹的去賀壽，未得其人。程萬里打聽在肚裡，思量趁此機會，脫身去罷，即來見張萬戶道：「聞得老爺要送兀良哈的壽禮，尚未差人。我想眾人都有掌管，脫身不得。小人總是在家沒有甚事，到情願任這差使。」張萬戶道：「若得你去最好。只怕路上不慣，吃不得辛苦。」程萬里道：「正為在家自在慣了，怕後日隨老爺出征，受不得辛苦，故此先要經歷些風霜勞碌，好跟老爹上陣。」張萬戶見他說得有理，並不疑慮，就依允了，寫下問候書札，上壽禮帖，又取出一張路引，以防一路盤詰。諸事停當，擇日起身。

程萬里打疊行李，把玉孃繡鞋，都藏好了。到臨期，張萬戶把東西出來，交付明白，又差家人張進，作伴同行。又把□兩銀子與他盤纏。

程萬里見又有一人同去，心中煩惱，欲要再稟，恐張萬戶疑惑，且待臨時，又作區處。當下拜別張萬戶，把東西裝上牲口，離了興元，望鄂州而來。一路自有館驛支討口糧，並無擔擱。

不期一日，到了鄂州，借個飯店寓下。來日清早，二人齎了書札禮物，到帥府衙門掛號候候。那兀良元帥是節鎮重臣，故此各處差人來上壽的，不計其數，衙門前好不熱鬧。

三通畫角，兀良元帥開門升帳。許多將官僚屬，參見已過，然後中軍官引各處差人進見，呈上書札禮物。兀良元帥一一看了，把禮物查收，吩咐在外伺候回書。眾人答應出來不題。

且說程萬里送禮已過，思量要走，怎奈張進同行同臥，難好脫身，心中無計可施。也是他時運已到，天使其然。那張進因在路上鞍馬勞倦，卻又受了些風寒，在飯店上生起病來。程萬里心中歡喜：「正合我意！」欲要就走，卻又思想道：「大丈夫作事，須要來去明白。」原向帥府候了回書。

到寓所看張進時，人事不省，毫無知覺。自己即便寫下一封書信，一齊放入張進包裹中收好。先前這□兩盤纏銀子，張進便要分用，程萬里要穩住張進的心，卻總放在他包裹裡面。等到鄂州一齊買人事送人。今日張進病倒，程萬里取了這□兩銀子，連路引

鋪陳打做一包，收拾完備，卻叫過主人家來吩咐道：「我二人乃興元張萬戶老爹特差來與兀良爺上壽，還要到山東史丞相處公幹。不想同伴的上路辛苦，身子有些不健，如今行動不得。若等他病好時，恐怕誤了正事，只得且留在此調養幾日。我先往那裡公幹回來，與他一齊起身。」即取出五錢銀子遞與道：「這簿禮權表微忱，勞主人家用心看顧，得他病體痊安，我回時還有重謝。」主人家不知是計，收了銀子道：「早晚伏侍，不消牽掛。但長官須要作速就來便好。」程萬里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又討些飯來吃飽，背上包裹，對主人家叫聲暫別，大踏步而走。正是：

鰲魚脫卻金鉤去，擺尾搖頭再不來。

離了鄂州，望著建康而來。一路上有了路引，不怕盤詰，並無阻滯。此時淮東地方，已盡數屬了胡元，萬里感傷不已。

一逕到宋朝地面，取路直至臨安。舊時在朝宰執，都另換了一班人物。訪得現任樞密副使周翰，是父親的門生，就館於其家。正值度宗收錄先朝舊臣子孫，全虧周翰提挈，程萬里亦得補福建福清縣尉。尋了個家人，取名程惠，擇日上任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張進在飯店中，病了數日，方才精神清楚，眼前不見了程萬里，問主人家道：「程長官怎麼不見？」主人家道：「程長官日前說還要往山東史丞相處公幹，因長官有恙，他獨自去了，轉來同長官回去。」張進大驚道：「何嘗又有山東公幹！被這賊趁我有病逃了。」主人家驚問道：「長官一同來的，他怎又逃去？」張進把當初擄他情由細說，主人懊悔不迭。

張進恐怕連他衣服取去，即忙教主人家打開包裹看時，卻留下一封書信，並兀良元帥回書一封，路引盤纏盡皆取去，其餘衣服，一件不失。張進道：「這賊狼子野心！老爹恁般待他，他卻一心戀著南邊。怪道連妻子也不要！」又將息了數日，方才行走得動，便去稟知兀良元帥，另自打發盤纏路引，一面行文挨獲程萬里。

那張進到店中算還了飯錢，作別起身。星夜趕回家，參見張萬戶，把兀良元帥回書呈上看過，又將程萬里逃歸之事稟知。張萬戶將他遺書拆開看時，上寫道：

門下賤役程萬里，奉書恩主老爺臺下：萬里向蒙不殺之恩，收為廝養，委以腹心，人非草木，豈不知感。但聞越鳥南棲，狐死首丘，萬里親戚墳墓，俱在南朝，早暮思想，食不甘味。意欲稟知恩相，乞假歸省，誠恐不許，以此斗膽輒行。在恩相幕從如雲，豈少一走卒？放某還鄉如放一鴿耳。大恩未報，刻刻於懷。銜環結草，生死不負。

張萬戶看罷，頓足道：「我被這賊用計瞞過，吃他逃了！有日拿住，教他碎屍萬段。」後來張萬戶貪婪太過，被人參劾，全家抄沒，夫妻雙雙氣死。此是後話不題。

且說程萬里自從到任以來，日夜想念玉孃恩義，不肯再娶。但南北分爭，無由訪覓。時光迅速，歲月如流，不覺又是二〇餘年。程萬里因為官清正廉能，已做到閩中安撫使之職。

那時宋朝氣數已盡，被元世祖直搗江南，如入無人之境。逼得宋末帝奔入廣東崖山海島中駐蹕。止有八閩全省，未經兵火。然亦彈丸之地，料難抵敵。行省官不忍百姓罹於塗炭，商議將圖籍版輿，上表亦歸元主。元主將合省官俱加三級。程萬里升為陝西行省參知政事。到任之後，思想興元乃是所屬地方，即遣家人程惠，將了向日所贈繡鞋，並自己這隻鞋兒，前來訪問妻子消息，不題。

且說娶玉孃那人，是市上開酒店的顧大郎，家中頗有幾貫錢鈔。夫妻兩口，年紀將近四〇，並無男女。渾家和氏，每勸丈夫討個丫頭伏侍，生育男女。顧大郎初時恐怕淘氣，心中不肯。倒是渾家叮囑牙婆尋覓，聞得張萬戶家發出個女子，一力攛掇討回家去。

渾家見玉孃人物美麗，性格溫存，心下歡喜，就房中側邊打個鋪兒，到晚間又準備些夜飯，擺在房中。玉孃暗解其意，佯為不知，坐在廚下。和氏自家走來道：「夜飯已在房裡了，你怎麼反坐在此？」玉孃道：「大娘自請，婢子有在這裡。」和氏道：「我們是小戶人家，不像大人家有許多規矩。只要勤儉做人家，平日只是姊妹相稱便了。」玉孃道：「婢子乃下賤之人，倘有不到處，得免嗔責足矣，豈敢與大娘同列！」和氏道：「不要疑慮！我不是那等嫉妒之輩，就是娶你，也倒是我的意思。只為官人中年無子，故此勸他取個偏房。若生得一男半女，即如與我一般。你不要害羞，可來同坐吃杯合歡酒。」玉孃道：「婢子蒙大娘擡舉，非不感激。但生來命薄，為夫所棄，誓不再適。倘必欲見辱，有死而已！」

和氏見說，心中不悅道：「你既自願為婢，只怕吃不得這樣苦哩。」玉孃道：「但憑大娘所命。若不如意，任憑責罰。」和氏道：「既如此，可到房中伏侍。」玉孃隨至房中。他夫妻對坐而飲，玉孃在旁篩酒，和氏故意難為他。直飲至夜半，顧大郎吃得大醉，衣也不脫，向床上睡了。玉孃收拾過傢伙，向廚中吃些夜飯，自來鋪上和衣而睡。

明早起來，和氏限他一日紡績。玉孃頭也不擡，不到晚都做完了，交與和氏。和氏暗暗稱奇，又限他夜中趨趕多少。玉孃也不推辭，直紡到曉。一連數日如此，毫無厭倦之意。

顧大郎見他不肯向前，日夜紡績，只道渾家妒忌，心中不樂，又不好說得，幾番背他渾家與玉孃調戲。玉孃嚴聲厲色。顧大郎懼怕渾家知得笑話，不敢則聲。

過了數日，忍耐不過。一日，對渾家道：「既承你的美意，娶這婢子與我，如何教他日夜紡績，卻不容他近我？」和氏道：「非我之過。只因他第一夜，如此作喬，恁般推阻，為此我故意要難他轉來。你如何反為好成歡？」顧大郎不信道：「你今夜不要他紡績，教他早睡，看是怎麼？」和氏道：「這有何難！」到晚間，玉孃交過所限生活。和氏道：「你一連做了這幾時，今晚且將息一晚，明日做罷。」玉孃也數夜未睡，覺道甚勞倦，甚合其意，吃過夜飯，收拾已完，到房中各自睡下。

玉孃是久困的人，放倒頭便睡著了。顧大郎悄悄的到他鋪上，輕輕揭開被，挨進身子，把他身上一摸，卻原來和衣而臥。顧大郎即便與他解脫衣裳。那衣帶都是死結，如何扯拽得開。顧大郎性急，把他亂扯。才扯斷得一條帶子，玉孃在睡夢中驚醒，連忙跳起，被顧大郎雙手抱住，哪裡肯放。玉孃亂喊殺人，顧大郎道：「既在我家，喊也沒用，不怕你不從我！」和氏在床，假做睡著，聲也不則。

玉孃摔脫不得，心生一計，道：「官人，你若今夜辱了婢子，明日即尋一條死路。張萬戶夫人平昔極愛我的，曉得我死了，料然決不與你干休。只怕那時破家蕩產，連性命亦不能保，悔之晚矣。」顧大郎見說，果然害怕，只得放手，原走到自己床上睡了。玉孃眼也不合，直坐到曉。和氏見他立志如此，料不能強，反認為義女。玉孃方才放心，夜間只是和衣而臥，日夜辛勤紡織。

約有一年，玉孃估計積成布匹，比身價已有二倍，將來交與顧大郎夫婦，求為尼姑。和氏見他誠懇，更不強留，把他這些布匹，盡施與為出家之費，又備了些素禮，夫婦兩人，同送到城南曇花庵出家。

玉孃本性聰明，不夠三月，把那些經典諷誦得爛熟。只是心中記掛著丈夫，不知可能夠脫身走逃。將那兩隻鞋子，做個囊兒盛了，藏於貼肉。老尼出庵去了，就取出觀玩，對著流淚。次後央老尼打聽，知得乘機走了，心中歡喜，早晚誦經祈保。又感顧大郎夫婦恩德，也在佛前保佑。後來聞知張萬戶全家抄沒，夫婦俱喪。玉孃想念夫人幼年養育之恩，大哭一場，禮懺追薦，詩云：

數載難忘養育恩，看經禮懺薦夫人。

為人若肯存忠厚，雖不關親也是親。

且說程惠奉了主人之命，星夜趕至興元城中，尋個客店寓下。明日往市中，訪到顧大郎家裡。那時顧大郎夫婦，年近七旬，鬚鬢俱白，店也收了，在家持齋念佛，人都稱他為顧道人。

程惠走至門前，見老人家正在那裡掃地。程惠上前作揖道：「太公，借問一句說話。」顧老還了禮，見不是本外鄉音，便道：「客官可是要問路徑麼？」程惠道：「不是。要問昔年張萬戶家出來的程娘子，可在你家了？」顧老道：「客官，你是哪裡來的？問他怎麼？」程惠道：「我是他的親戚，幼年離亂時失散，如今特來尋訪。」顧老道：「不要說起！當初我因無子，要娶他做個通房。不想自到家來，從不曾解衣而睡。我幾番捉弄他，他執意不從。見他立性貞烈，不敢相犯，倒認做義女，與老荊就如嫡親母

子。且是勤儉紡織，有時直做到天明。不上一年，將做成布匹，抵償身價，要去出家。我老夫妻不好強留，就將這些布匹，送與他出家費用。又備些素禮，送他到南城曇花庵為尼。如今二□餘年了，足跡不曾出那庵門。我老夫婦倒時常走去看看他，也當做親人一般。又聞得老尼說，至今未嘗解衣寢臥，不知他為甚緣故。這幾時因老病不曾去看得。客官，既是你令親，逕到那裡去會便了，路也不甚遠。見時，倒與老夫代言一聲。」

程惠得了實信，別了顧老，問曇花庵一路而來。不多時就到了，看那庵也不甚大。程惠走進了庵門，轉過左邊，便是三間佛堂。見堂中坐著個尼姑誦經，年紀雖是中年，人物倒還□分整齊。

程惠想道：「是了。」且不進去相問，就在門檻上坐著，袖中取出這兩隻鞋來細玩，自言自語道：「這兩隻好鞋，可惜不全！」那誦經的尼姑，卻正是玉孃。他一心對在經上，忽聞得有人說話，方才擡起頭來。見一人坐在門檻上，手中玩弄兩隻鞋子，看來與自己所藏無二，那人卻又不是丈夫，心中驚異，連忙收掩經卷，立起身向前問訊。

程惠把鞋放在檻上，急忙還禮。尼姑問道：「檀越，借鞋履一觀。」程惠拾起遞與，尼姑看了，道：「檀越，這鞋是哪裡來的？」程惠道：「是主人差來尋訪一位娘子。」尼姑道：「你主人姓甚？何處人氏？」程惠道：「主人姓程名萬里，本貫彭城人氏，今現任陝西參政。」

尼姑聽說，即向身邊囊中取出兩隻鞋來，恰好正是兩對。尼姑眼中流淚不止。程惠見了，倒身下拜道：「相公特差小人來尋訪主母。適才問了顧太公，指引到此，幸而得見。」尼姑道：「你相公如何得做這等大官？」程惠把歷官閩中，並歸元升任至此，說了一遍。又道：「相公吩咐，如尋見主母，即迎到任所相會。望主母收拾行裝，小人好去雇僱車輦。」尼姑道：「吾今生已不望鞋履復合。今幸得全，吾願畢矣，豈別有他想。你將此鞋歸見相公夫人，為吾致意，須做好官，勿負朝廷，勿虐民下。我出家二□餘年，無心塵世久矣。此後不必掛念。」程惠道：「相公因念夫人之義，誓不再娶。夫人不必固辭。」尼姑不聽，望裡邊自去。程惠央老尼再三苦告，終不肯出。

程惠不敢苦逼，將了兩隻鞋履，回至客店，取了行李，連夜回到陝西衙門，見過主人，將鞋履呈上，細述顧老言語，並玉孃認鞋，不肯同來之事。程參政聽了，甚是傷感，把鞋履收了，即移文本省。那省官與程參政昔年同在閩中為官，有僚友之誼，見了來文，甚以為奇，即行檄仰興元府官吏，具禮迎請。

興元府官不敢怠慢，準備衣服禮物，香車細鞦，笙簫鼓樂，又取兩個丫鬟伏侍，同了僚屬，親到曇花庵來禮請。那時滿城人家盡皆曉得，當做一件新聞，扶老挈幼，爭來觀看。

且說太守同僚屬到了庵前下馬，約退從人，逕進庵中。老尼出來迎接。太守與老尼說知來意，要請程夫人上車。老尼進去報知。玉孃見太守與眾官來請，料難推托，只得出來相見。太守道：「本省上司奉陝西程參政之命，特著下官等具禮迎請夫人上車，往陝西相會。車輿已備，望夫人易換袍服，即便登輿。」教丫鬟將禮物服飾呈上。玉孃不敢固辭，教老尼收了，謝過眾官，即將一半禮物送與老尼為終老之資，餘一半囑托地方官員將張萬戶夫妻以禮改葬，報其養育之恩。又起七晝夜道場，追薦白氏一門老小。

好事已畢，丫鬟將袍服呈上。玉孃更衣，到佛前拜了四拜，又與老尼作別，出庵上車。府縣官俱隨於後。

玉孃又吩咐：「還要到市中去拜別顧老夫妻。」路上鼓樂喧闐，直到顧家門首下車。顧老夫婦出來，相迎慶喜。玉孃到裡邊拜別，又將禮物贈與顧老夫婦，謝他昔年之恩。老夫妻流淚收下，送至門前，不忍分別。玉孃亦覺慘然，含淚登車。各官直送至□里長亭而別。太守又委僚屬李克復，率領步兵三百，防護車輿。一路經過地方，官員知得，都來迎送饋禮。直至陝西省城，那些文武僚屬，準備金鼓旗幡，離城□里迎接。程參政也親自出城遠迎。一路金鼓喧天，笙簫振地，百姓們都滿街結綵，香花燈燭相迎，直至衙門後堂私衙門口下車。

程參政吩咐僚屬明日相見，把門掩上，回至私衙。夫妻相見，拜了四雙八拜，起來相抱而哭。各把別後之事，細說一遍。說罷，又哭。然後奴僕都來叩見。安排慶喜筵席。直飲至二更，方才就寢。可憐成親止得六日，分離倒有二□餘年。此夜再合，猶如一夢。

次日，程參政升堂，僚屬俱來送禮慶賀。程參政設席款待，大吹大擂，一連開宴三日。各處屬下曉得，都遣人稱賀，自不必說。

且說白夫人治家有方，上下欽服。因自己年長，料難生育，廣置姬妾。程參政連得二子，自己直加銜平章，封唐國公，白氏封一品夫人，二子亦為顯官。後人有詩為證：

六日夫妻廿載別，剛腸一樣堅如鐵。

分鞋今日再成雙，留與千秋作話說。